



血火熔铸的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

□ 甘小虎

红色记忆

新中国干部教育史上有这样一所学校：它在枪炮声中开学，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开讲第一课。它的第一期毕业生中有24位烈士，其中一位就是朱德亲笔题词“党和人民的好女儿”的丁佑君。它就是重庆市委党校的前身之一——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这段血火熔铸的光荣历史，值得党校人铭记。

艰苦行军，半途遇袭

1949年12月，西康和平解放。为了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解决干部紧缺问题，西康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所短期政治训练性质的干部学校，在成都招生、到雅安办学，定名为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简称“西干校”。

西干校由西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兼任校长，原晋绥分局党校教育科副科长柳云任副校长，原晋绥五分区地委党校校长刘长健任教育长。1950年1月20日，西干校开始招生，报名者多达2000余人，经考试入学1035人，其中大学生占33.5%，高中生占56.2%，平均年龄不到22岁，朝气蓬勃、精英云集。2月8日，全校学工人员1300多人，驾着骡车，赶着牲口，满载物资行李，从成都向西康首府雅安进军。

此时，西康刚刚解放，境内还盘踞着大量国民党残部，并在西康的重要城市西昌设有军事基地。国民党残部同西康的恶霸、地主、匪首、帮会头目勾结，纠集惯匪流氓、散兵游勇，发展反革命武装。这些匪徒活动非常猖獗，他们经常抢劫民众、破坏交通，杀害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妄图夺占城镇，颠覆新生的地方人民政权。

西干校队伍在前往雅安的路上不断受到土匪袭扰，最终在新津至邛崃途中遭遇匪徒大规模的疯狂进攻。

这一天是1950年2月12日。多年以后，学员们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忽听公路两旁的竹林中、房屋后枪声四起，子弹在头上呼啸，手榴弹在远处爆炸，炮弹不时落到路边的水塘里，溅起一丈多高的水花。

身旁一位同学哎哟一声，连忙用手捂着大腿，鲜血从他指缝中流出。

一辆汽车栽在河里，桥头上一个解放军僵卧在血泊中……

学员们手无寸铁，突然间遭遇敌人的袭击有些慌乱，但西干校的领导都是革命军人出身，他们临危不乱，立即率领工作人员配合同行的解放军和警卫武装展开防御性进攻，掩护学员突围。历经6小时激战行军，队伍终于突破了土匪的包围封锁，进入已经建立人民政权的邛崃县城。遭遇战中，西干校师生牺牲9人、轻重伤22人，随行物资被洗劫一空。有的学员当场中弹牺牲，有的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还有的被土匪俘虏后残害致死。

学员们的牺牲使大家满腔悲痛，他们的亲人更是悲愤欲绝。西干校的师生们没有被匪徒的凶残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意志。

枪炮声中，开学典礼

西干校进入邛崃城后，土匪尾随而至迅速包围了县城。这支由国民党残部，中统、军统特务，旧乡保人员，惯匪等组成的叛乱队伍，武器装备好，战斗力非常强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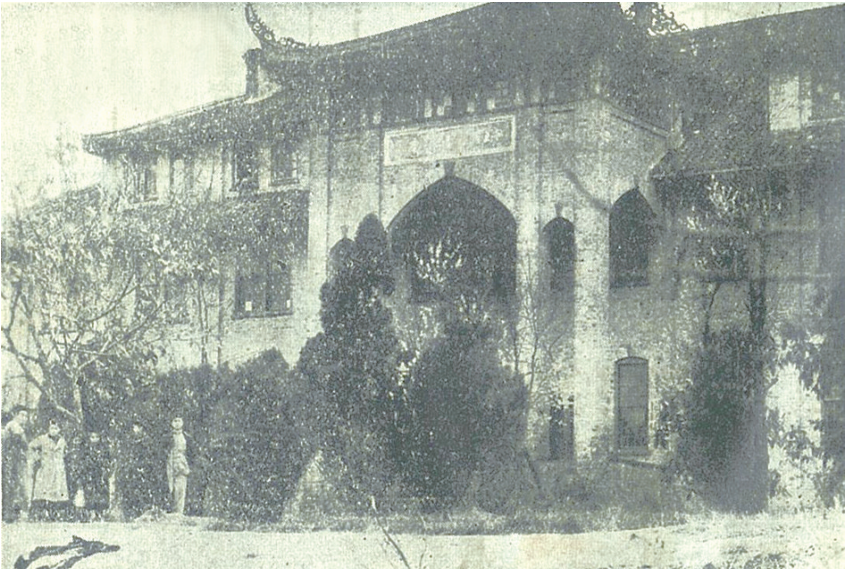
城外敌人围困，不时发射炮弹；城内匪特潜伏，伺机制造混乱，西干校护士班副班长惨遭暗杀。当时正值冬春之交，1000多人没有被子、没有棉衣、没有床铺，在雨雪交加的春寒中坚持。由于卫生条件恶劣，师生的身上、头发中很快长满了虱子。食物严重短缺，供应日渐减少，每人全天只得得半斤米，顿顿都是一小勺白水煮青菜。伴随寒冷和饥饿，疾病接踵而至，上百人病倒了。

西干校的副校长柳云、教育长刘长健四处联络协调物资，竭尽全力保障师生正常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校的使命。对办学问题，他们态度非常坚决：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继续办！柳云和刘长健都是经验丰富的干部教育工作者，都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他们决定不但要继续推进办学工作，还要利用这次艰险的对敌斗争事件，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

西干校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进城当天，迅速组织救护伤员，掩埋死难烈士。第二天，召开干部大会和学员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和形势教育。第三天，成立校临时党委，建立党总支和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统一思想。第七天，校临时党委宣布，就地开学！

在敌人包围攻城枪炮声中，第一课开始了。

西干校重新编写了教学计划。第一课就讲土匪问题，讲土匪背后的社会根



雅安的西干校校址，摄于1951年

源。接下来是公粮问题、共青团介绍、时事、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没有书报资料，就组织干部集体编写讲授提纲；没有笔墨纸张，就到处搜集旧账本、旧书，在背面做笔记，用染料配制墨水。为了使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将理论学习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西干校举行了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觉悟；进行互助友爱模范选举，弘扬正气，批判悲观失望和动摇情绪；开展建团工作，举行全体同学参加的入团宣誓大会；组织选举学习代表会，掀起了学习竞赛的热潮。全校师生还配合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协助征粮和建立区乡政权，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两个月后，在军民的团结奋战下，围城土匪终被击溃。土匪围困两个月，学员们便就地学习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经历成为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成为他们摆脱稚气、转变思想、真正踏上革命道路的坚实一步。

校庆纪念，永记初心

4月12日，西干校队伍整顿行装，离开邛崃，两天后到达雅安。在雅安正式建校后，校党委把遭遇土匪的2月12日命名为“校庆纪念日”。5月23日，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学员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边远、艰苦地区，建设新中国。走上工作岗位后，许多学员填写干部履历表时都在“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一栏写下了“1950年2月12日”。

西康的山山水水，洒下了西干校学

员青春的汗水和热血，其中一个英雄的代表就是丁佑君。她从西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昌女子中学担任军代表，后调到西昌盐中区任妇女干事，参加征粮工作。1950年9月，潜伏在西昌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武装分子秘密发动暴乱，丁佑君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坚决不吐露党的秘密，受尽酷刑，壮烈牺牲，年仅19岁。1958年3月27日，朱德为她亲笔题词：“丁佑君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是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好榜样。中国青年应该学习她把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的高度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丁佑君的同学中，还有23位烈士。有人在剿匪斗争中以一敌三，和土匪同归于尽；有人被叛乱分子严刑拷打仍不屈服，忍着剧痛坚持宣传党的政策；有人突遇森林大火，带领干部群众救火，不幸牺牲在火场里。西昌丁佑君烈士陵园陈列着一条天蓝色围巾，有3位西干校同学曾经戴过它，其中2位都成了烈士……

在西干校档案中，有一份学员们入学前的摸底调查情况。调查显示：那时的他们青春年少、思想进步、热情如火，却也单纯稚嫩，不曾经历大风大浪，相当一部分学员在进西干校时都是抱着找一份职业、借机回家乡之类的幼稚想法。短短3个月的学习，特别是那段艰险岁月的深刻教育，让他们实现了近乎脱胎换骨的转变，成为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时间已过去70多年，但那些窄路蓝缕、血火交织的故事仍能穿越时空、震撼心灵，激励我们更好地为党育才。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醉美乌桕

□ 卢大海

乌桕是一种落叶乔木，黄河以南地区均适宜生长，南方栽植偏多些，《本草纲目》记载其“以乌喜食而得名”。作为景观树种，近年来我所在的城市南京栽植逐步多起来。我居住的小区3年前连片移植了10多棵乌桕，树干七八米高，据说能长到15米高。这几棵乌桕在小区安家，在寒暑交替、四季轮回中，长成了小区最靓的一景。

深秋霜落，到处草木凋零，冉冉物华休，乌桕也不例外。前后持续近一个半月，乌桕呈菱形的树叶，一片片争先恐后从翠绿或转赭红、嫩红、朱红，或转橙黄、明黄、粉橘，视觉冲击力极强，硬是把伤感满怀的“物华休”过程，演绎成如火如荼的热闹场景。“此间好景无人识，乌桕经霜满树红”，“无人识”在这里可不存在。小区里喜爱这片秋色之美的有人在看，每天去看一看乌桕，成为很多邻居的生活习惯。到小区走亲访友的，途经这里，也都会情不自禁驻足停留，欣赏一番，捡拾几片树叶，拍几张照片，下意识地想把这份浓烈的美带走、留下。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感言“秋日胜春朝”。

有诗云“鹧鸪声急雨乍作，鸟舅

（桕）叶丹天已寒”，“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经霜变色的乌桕叶是秋色的主角，多数人喜欢上乌桕，都是从邂逅它所演绎出的秋色之美开始，而我与乌桕的缘分、对乌桕的喜欢，却是起始于乌桕种子冬天带来的简约之美。

乌桕的果实呈三棱状球形，约1.5厘米大小，一般一个果壳包裹3粒种子，成熟后黑色的果壳炸裂脱落，白色的种子挣脱而出。“偶看桕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初见乌桕是在秦淮河河堤之上，其时树叶已落光，纤细枝头上星星点点挂满乳白色的种子。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挤在枝头的种子宛若一朵朵含苞待放的梅花，分外夺目，尤显卓尔不群。也正应了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里所写的“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

这些远观形似梅花的乌桕种子，傲立枝头，斗严寒战风霜，整个冬天都不会掉落。它们带来的简约之美，经久驻留在我心中，胜过我对乌桕叶带来的秋色之美的喜爱。凝视着这朵朵“梅花”，冬日的清冷、岁时的肃杀，瞬间

被它们刺破，周遭顷刻间增添了不少暖意。乌桕乳白色种子寒风中的坚持深深感动着我，我被它们营造出来的唯美意境深深吸引，更被它们坚强呵护着的生机所感染。

初见乌桕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后来走到哪儿，对乌桕都会更加留意，于是也就有了与乌桕更多的不期而遇。一次也是在冬日，闲逛老门东（南京历史文化街区），一棵生长在二层老建筑前的乌桕，三五枝条伸展至老房子轩窗之下，探头探脑、若隐若现。深褐色枝条、乳白色种子与青砖黛瓦、玉雕飞檐相得益彰，映入眼帘的俨然是一幅水墨写意画。乌桕枝条“跃然纸上”，神似“简单勾勒”，恰似宋元山水画中的“留白”，一下子把人带入画里，给人无限遐思遐想的空间，或许这就是人们偏爱将乌桕植于老宅、亭廊、山石之处的原因吧。

因乌桕的秋色之美、简约之美喜欢上它，进而想走近它。深入了解后，方知乌桕还有致用之美的一面。乌桕木材白色坚硬、纹理细致，被广泛用于制造家具、造船等。《中国药典》记载乌桕具有利水消肿，解毒杀虫之功效。有民

间偏方用新鲜的乌桕叶熬水，用以浸泡伤口以驱蛇毒。取晒干的乌桕叶碾碎，按一定比例掺兑到鱼饲料之中，可以治疗鱼的烂鳃病。乌桕叶还是天然黑色染料，古人的黑色衣物，多是用乌桕叶汁漂染而成。乌桕是工业时代到来之前的重要经济树种，种子附着的白色蜡状物质，称为“皮油”，溶解后可制作成肥皂、蜡烛等，屡见于古诗词中的“桕烛”正是源于此。种仁榨出的油称“清油”，有微毒不可食用，可用于制作涂料、油脂、油伞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乌桕用它的方式，或热烈或婉约或直白表达着、传递着天地大美中属于它的故事篇章，期待着更多人 与它相遇交融，从它那儿感受到生活的岁月静好。如若邂逅，也许你也会被它从容和不凡的姿态打动，驻足停留感受一下乌桕之美。



古代廉吏的「清廉诗」

□ 潘春华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流传千古的“清廉诗”，这些诗大多为颇有文采的官员所作，其中不乏清官良吏。他们淡泊自律，清心直道，常赋诗明志，充满正气，为后人传诵称道。

坦陈为官事项。唐朝诗人白居易做官比较廉洁，他曾任左拾遗，位虽不高，职在谏言，于他坚守本分，主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关心民瘼，常以诗诉民声，留下了《观刈麦》《卖炭翁》等经典诗篇，诉说百姓生活艰辛，揭露社会弊病。白居易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逢职务变动时，都要将自己的收入或财产悉数赋诗“公示”。初出仕时，他任秘书省校书郎，即负责官署公文、书籍校对的官员。他作诗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不久，白居易升迁左拾遗，薪俸相应提升，于是赋诗曰：“月俸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尹曹，赋诗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廩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囤”。贬江州司马，又赋诗曰：“岁廩数百石，月俸六七万”。接着，外派到苏州任刺史，赋诗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后重回京城，再授宾客分司，题诗：“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晚年官至太子少傅，他在诗中说，“月俸百千官二品”。回到洛阳履道里颐养天年时，还领到了一些“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临终前，他又展示了一下他的家产：“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簪二三千”。把自己各个阶段的俸禄或财产写出来公示于众，体现了白居易别具一格的为官坦荡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始终清廉自律，“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檠，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先后疏通六井、筑西湖湖堤，为当地百姓做出不少政绩。

阐明廉洁心迹。“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这是明朝苏州知府况钟一次任满赴京时写的一首诗。况钟曾三任苏州知府。他到任后，清廉正直，重士爱民，严惩贪官，平反冤狱，兴办学校，被苏州人称为“况青天”。当其卒于任上，吏民聚哭，为之立祠。清道光年间，湖南善化人蔡信芳任陕西蒲城知县，他清廉勤勉，颇有政声。离任之日，百姓拦道挽留，蔡信芳写诗相赠：“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秦中一寸棉。回看群黎皆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表达了自己的一片清廉之心。

直言拒贿态度。明代有位叫吴讷的监察御史，素以清正廉洁、刚介公正著称。一次他巡察贵州，在返京时贵州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等官员都前来送行，并赠送二百两黄金作为路费，以求吴讷向上美言，被吴讷拒绝。等吴讷启程后，贵州地方官员又派人拿了这百两黄金锒而不舍追到夔州，吴讷还是拒收。看到送礼人仍不死心，吴讷取来笔墨，当场在包着黄金的封盒上题诗一首：“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意为他带着轻便行囊从水道而归，因为心中坦荡，前方的水急滩险也无所畏惧，如果携带了贪赃之物或土特产，就宁可沉在这碧水清波中。吴讷的严词拒绝让送礼者惶恐而归。

劝谕清廉为官。北宋名臣包拯清廉公正、不附权贵，曾赋诗《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鼠徇雀喜，草尽狐兔

